西漢會要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二)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五

宋徐天麟撰

帝系五

諸侯王（雜錄附）

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

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作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諸侯王表。）

文帝時。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爲逆誅。誼上疏曰。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入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徐天麟按也字合作他傳寫之誤也所字合屬上句）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賈誼傳）

諸侯王雜錄

諸侯王金璽盭綬掌治其國（百官表）

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文紀）

悼惠之王齊最爲大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卿以下衆官如漢朝漢獨爲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高五王贊）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性不得間也（燕刺王傳）

景帝卽位鼂錯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削其支郡諸侯讙譁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丞相劾奏錯當要斬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見上曰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

行。卒受大戮。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鼂錯傳。

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爲置吏。百官表。

武帝初卽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爲衆歎。思者不可爲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爲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爲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爲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讒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蟲蠕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鼠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爲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中山靖王傳。）

元狩六年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武紀。）

王子侯

主父偃說武帝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主父偃傳。）

武帝元朔二年春正月。詔曰。梁王城陽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其許之。諸侯王請與子弟邑者。朕將親覽。使有列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本紀。）

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於孝武。以諸侯王彊土過制。或替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王子侯表上。）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僞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居攝而愈多。

非其正故弗錄。旋踵亦絕。悲夫。王子侯表下。

孝平元始元年。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爲列侯。本紀

宗室雜錄附。

高祖七年。置宗正官以序九族。本紀。又百官表云。影正出屬籍。

孝惠內修親親。本贊。

文帝詔曰。諸侯王宗室昆弟。功臣多賢及有德者。本紀。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本紀。

孝景三年。楚元王子埶等與濞等爲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本紀。

孝武元光元年。復七國宗室前絕屬者。本紀。

後元二年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本紀。

武帝時。劉辟彊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卽位。或說大將軍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子德。侍詔丞相府。楚元王傳。

孝昭始元二年。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材劉辟疆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疆守長樂衞尉。本紀。

元鳳二年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賜宗室子錢人二十萬。本紀。

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賜列侯宗室金帛牛酒各有差。本紀。

孝宣地節元年六月。詔曰。蓋聞堯親九族以和萬國。朕蒙遺德。奉承聖業。惟念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本紀。

地節四年。劉德以宗正關內侯行謹重爲宗室率。封陽城侯。恩澤侯表。

成帝時。劉向上封事。言王氏一姓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劉向傳。

建始二年。罷博望苑以賜宗室朝請者。本紀。

哀帝卽位。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本紀。

平帝元始元年。詔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其爲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本紀。師古曰。宗室爲吏者。皆令舉廉。各從本秩。而依廉吏遷之。爲佐史者。例補四百石。

四年二月賜宗室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本紀

五年正月祫祭明堂宗室子九百人召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蓋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虖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宄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本紀

宗室雜錄

高皇帝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支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燕刺王傳

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景十三王贊

劉德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本傳

肺腑中山靖王勝傳又劉向傳

同姓末屬劉向傳

宗室遺老同上

河間王良。宗室儀表。本傳。

宗英。敘傳。

元狩五年。沈猷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王子侯表

西漢會要卷六

宋徐天麟撰

帝系六

公主王主雜錄附

公主。高紀。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

太上皇女。

昭哀后。高帝姊。初封宣夫人。呂后七年。尊曰昭哀后。

高祖一女。

魯元公主。宣平侯張敖尙之。孝惠時。齊悼惠王尊爲魯元太后。

文帝二女。

館陶長公主。竇后生女嫖。文帝卽位。爲館陶長公主。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堂邑侯陳午尙之。見外戚傳。

公主。周勃子勝之尙之見周勃傳。

景帝三女。

平陽公主。王皇后長女。本陽信長公主也。爲平陽侯曹壽所尙。故稱平陽公主。曹壽有惡疾。上迺詔衞青尙平陽公主。見衞青及霍去病傳。

南宮公主。王皇后次女。

隆慮公主。王皇后少女。並見王皇后傳。

武帝五女。

鄂邑蓋長公主。昭帝姊。燕剌王傳張晏曰。食邑鄂。蓋侯王信妻也。師古曰。爲蓋侯妻是也。非王信。信者武帝之舅。不取鄂邑主爲妻。當是信子頃侯充耳。

夷安公主。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見東方朔傳。

衞長公主。外戚傳云。子夫生三女。長主衞太子姊也。帝以妻欒大。見郊祀志。

諸邑公主。五行志。征和二年。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下獄死。

陽石公主。見上。又武紀注云。二公主皆衞皇后女。

宣帝二女。

館陶公主。華倢伃女。名施。于定國子永尙之。

敬武公主。張臨尙。臨死。元帝令薛宣尙。後王莽白太后賜藥死。見宣傳。

元帝三女。

平都公主。傅昭儀女。

平陽公主。衞倢伃女。見中山衞姬傳。

潁邑公主。杜業尙。

王主。成紀。建始元年。張晏曰。王主王之女也。師古曰。王主則翁主也。王自主婚。故曰王主。

公主雜錄

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百官表。

主傳。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傳。師古曰。傅姆也。

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孝惠二年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本紀。

江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江充傳。

衞青父鄭季。以縣史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尙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衞媼通。生青。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

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迺詔青尚平陽公主。（衞青霍去病傳。）

王吉曰。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王吉傳。）

夏侯嬰曾孫頗。尚平陽公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勝公子孫更爲孫氏。（夏侯嬰傳。）

博成侯張建。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昭宣功臣表。）

和蕃公主

高帝罷平城歸。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以問婁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遺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遺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遺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婁敬傳。）

孝惠三年。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匈奴老上單于初立。文帝復遺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匈奴傳。）

孝景五年。遺公主嫁匈奴單于。（本紀。）

孝武元封中。烏孫昆莫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納聘。然後遺女。烏孫

以馬千匹聘。漢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宮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昆莫以爲右夫人。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從其國俗。岑陬遂妻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陬。（西域傳。）

宣帝元康二年。烏孫昆彌上書。欲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贏各千疋。上遣使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天子徵還少主。（西域傳。）

先是烏孫昆彌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召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蕭望之傳。）

甘露三年。楚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西域傳。）

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株粲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爲須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見匈奴傳。）

內職（雜錄附）

漢興。因秦之稱號。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婕妤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

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婕妤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傛華視眞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以上凡十四等。
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並外戚傳。
諸姬。諸姬見高五王傳。又文紀薄姬注。如淳曰。姬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師古曰。姬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多美姬是也。
長御。戾太子傳。長御倚華。趙皇后傳。宮長李南。漢官考云。長御卽宮長也。
材人。翼奉傳。未央建章甘泉材人。名以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
待詔掖庭。元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

學事史。並趙皇后傳。中宮史學事史曹宮。

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外戚傳。

太子中人。李敢女爲太子中人。

皇孫妻稱夫人。史皇孫王夫人。

皇孫妾無位號。皆稱家人子。外戚傳。

內職雜錄

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

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椳內。故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

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匡衡傳。

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缸。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傳。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埶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愼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谷永傳。

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禍。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谷永傳。）

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如此。卽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杜欽傳。）

哀帝召董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董賢傳。）

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

出宮人

呂太后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皇后傳。）

孝文十二年。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本紀。）

後七年。遺詔歸夫人以下及少使。（本紀。）

孝景後三年。遺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本紀。）

元帝初卽位。年歲不登。諫大夫貢禹奏言。古者宮女不過九人。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菁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羣也。唯陛下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天子納善其忠。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出杜陵諸未嘗御者歸家。本紀張晏曰。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

哀帝卽位。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本紀。

平帝崩。太后詔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本紀。

西漢會要卷七

宋徐天麟撰

禮一 吉禮

禮

秦兼天下。燔時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甌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儒林序）

漢王已幷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

是通使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召三十八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志與幟同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告上爲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戟史記作職。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九年。高帝徙通爲太子太傅。孝惠即位。迺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師古曰。又重爲之也。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叔孫通傳。

文帝時。賈誼以爲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迺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儀遂寢。禮樂志。

賈誼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綈以偏諸。美者錦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故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劉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縞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振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曰禮云禮云者實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賈誼傳

武帝即位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會竇太后好黃老言不說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對策言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化則可善治而災害日去福祿日來矣時上方征討四夷不暇留意禮文之事禮樂志

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

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本紀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與之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武帝贊

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至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嘉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

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鬻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毆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海內畔之。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于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迺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爲山。未成一匱。止吾止也。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興寖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禮樂志。）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定也。（章元成贊。）

西漢會要卷八

宋徐天麟撰

禮二 吉禮

封禪

孝文十五年。用新垣平言。既郊見渭陽五帝。於是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明年。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郊祀志。）

武帝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微伺趙綰等姦利事。按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郊祀志。）

元狩元年。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奇木。博謀羣臣。終軍對曰。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邱。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終軍傳。）

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師古曰。使者姓名也。）而相如

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顯穹。生命歷選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論威詘。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邵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繼保。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羨溢原泉。沕潏漫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陋游原。迴閭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圄。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徵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譲。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牟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

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寶。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士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雒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據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輩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厖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元耀。炳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禪。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

中嶽封於太山至梁甫禪肅然。司馬相如傳。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言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對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它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郊祀志。

元鼎四年上始巡幸郡縣溯尋於泰山矣其夏六月上得寶鼎公孫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冕侯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迺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與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山泰山東萊山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迺斷斬非鬼

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迺上去餘小臣不得上迺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郊祀志

帝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兒寬傳

元封元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迺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以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泰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接神人蓬萊。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於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上爲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於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迺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上。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迺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戶凡三百。封崇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

三脊爲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封元年。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後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郊祀志。

又本紀云。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駭麃。見夏后啓母石。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疋。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巡海上至碣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武紀下同。

元封五年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禮高里按封禪書云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明堂

三年修封泰山禮石閭自元封五年修封至是五年

天漢三年行幸泰山修封

太始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禮石閭

征和四年上幸泰山修封禮石閭

泰山五年一修封武帝凡五修封郊祀志

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本傳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藝文志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藝文志

西漢會要卷九

宋徐天麟撰

禮三吉禮

親郊雜錄附

孝文親郊二。

幸雍。始郊見五帝。十五年四月。

郊祀五帝于渭陽。十六年四月。

孝景親郊一。

幸雍。郊五時。中六年十月。

孝武親郊十一。

幸雍。祠五時八。元光二年十月。元狩元年十月。二年十月。元鼎四年十月。五年十月。元封二年十月。四年十月。太始四年十二月。

幸甘泉。郊泰時三。元封五年四月。天漢元年正月。後元元年正月。

孝宣親郊六

幸雍祠五時一（五鳳二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神爵元年正月五鳳元年正月甘露元年正月三年正月黃龍元年正月）

孝元親郊八

幸雍祠五時三（初元五年三月永光四年三月建昭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五（初元二年正月初元四年正月永光元年正月永光五年正月建昭二年正月）

孝成親郊九

幸雍祠五時四（永始二年十一月元延元年三月三年三月綏和元年三月）

幸甘泉郊泰時四（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綏和二年正月）

郊祀長安南北郊一（建始二年正月南郊三月北郊）

孝平親郊一

郊祀高祖以配天（元始四年以上並本紀）

雜錄

漢王二年冬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

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迺待我而具五也。迺立黑帝祠。名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

孝文帝十四年。以歲比登。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寓車各一乘。寓馬四匹。駕被具。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毋害於民。朕幾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朕勞。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上赤。

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明年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臨渭。其北穿蒲地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壇。祠以五牢。明年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武帝時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泰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皋山山君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

元鼎中上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明年上遂郊雍至隴西登空桐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泰一祠壇壇放亳忌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泰一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麆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腶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白鹿居其中麃在鹿中鹿中水而酒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麃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泰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

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泰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壹郊見。

宣帝元康四年下詔曰。蓋聞天子尊事天地。修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間者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躬齊戒。親奉祀。爲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時。數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齊祠之禮。頗作詩歌。以上並郊祀志。

親祠后土雜錄附。

孝武祠后土五。

幸河東祠后土。元封四年三月。六年三月。太初元年十二月。二年三月。天漢元年三月。本紀下同。

孝宣祠后土二。

幸河東祠后土。神爵元年三月。五鳳三年三月。

孝元祠后土三。郊祀志云。五奉后土之祠。今紀之所書。止存其三。

幸河東祠后土。初元四年三月。永光五年三月。建昭二年三月。

孝成祠后土五。

祀后土于長安北郊一。建始二年三月。

幸河東祠后土四。永始四年三月。元延二年三月。綏和二年三月。

武帝元鼎四年天子郊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郊祀志。

成帝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紀作三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言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詳見郊議。

莽又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義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時。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奏可。並郊祀志。

雜錄

元延二年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

西嶽。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揚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揚雄傳。